

PRESSBOOK

NI Youyu
CoBo Social

July 2018

倪有魚：觀看時 不妨驟遠驟近



倪有魚於貝浩登(香港)個展《咫尺千里》展覽現場，2018 攝影: Ringo Cheung, 圖片提供:藝術家與貝浩登

13
JUL

一年前的《似重若輕：M+ 水墨藏品》，令香港觀眾對倪有魚留下印象。當時他把自己在各國收集的硬幣加工，重新畫上水墨圖案，拼湊成銀河，為水墨帶來新氣象，也令人留下深刻印象，亦為他換來在香港貝浩登畫廊舉辦首個香港個展的機會。

這天，倪有魚的行程排得密密麻麻，上午有另一個訪問，下午又要趕往H Queen's出席另一個活動，但打扮依然一身樸實，只穿一件短袖T恤，露出手臂上的紋身「 $F=ma$ 」。他解釋，這定律表面上是一個物理學的公式，但它探討的是一個哲學問題，「世界上所有東西的運轉軌跡。所有物理學和哲學都說明，細胞、原子核沒有真正的靜止，只要有運動，就有重力和速度，所以它解釋了我們人生的軌跡，生活上發生的所有事情，都是 $F=ma$ 。」

TEXTS: Fizen Yuen

IMAGES: Courtesy of Perrotin



倪有魚於貝浩登(香港)個展《咫尺千里》展覽現場，2018 攝影: Ringo Cheung, 圖片提供:藝術家與貝浩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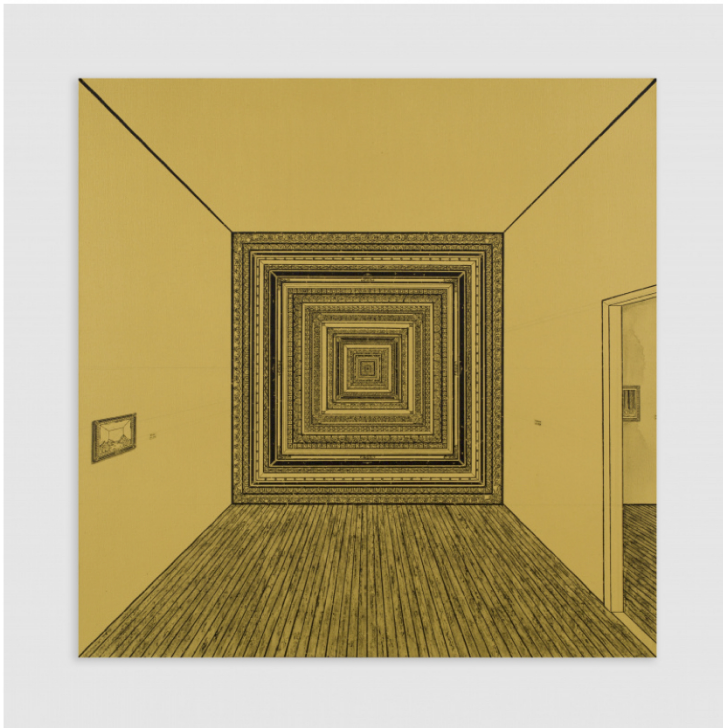
追求不過時

倪有魚出生在書香世家，父母都是大學的理科教授，所以一直在大學校園成長。他曾經在大學做藝術系老師，但後來辭職當全職藝術家，「藝術這個東西，絕對沒有辦法教，說培養藝術人才，但是藝術人才是培養不出來的，不像養一盆小植物，你給他澆水施肥就可以長出來。真正的藝術家，是在大廈裂縫中也可以長出來的草。」在他眼中，雖然現時藝術家多如天上繁星，但真正的藝術家只有很少，「歷史會淘汰很多人的，雖然很多藝術家當初都一樣有名，賣得一樣貴，甚至有的更貴，但最後歷史只會留下很少的一些。」

因此，你會發現，他新作品《遺跡》中的樹幹，一些已經斷裂、倒下，一些依然屹立。他多次強調，希望自己的作品追求一種時間性，十年後再看都不會覺得過時。所以，雖然他每天都有很多新想法，但他會先寫在自己的筆記簿上，過一段時間再看依然不覺得過時後，才會真正實踐。



倪有魚, 遺跡, 2018, 布面綜合材料, 220x600cm, 865/8 x 2361/4 in, 圖片提供:藝術家與貝浩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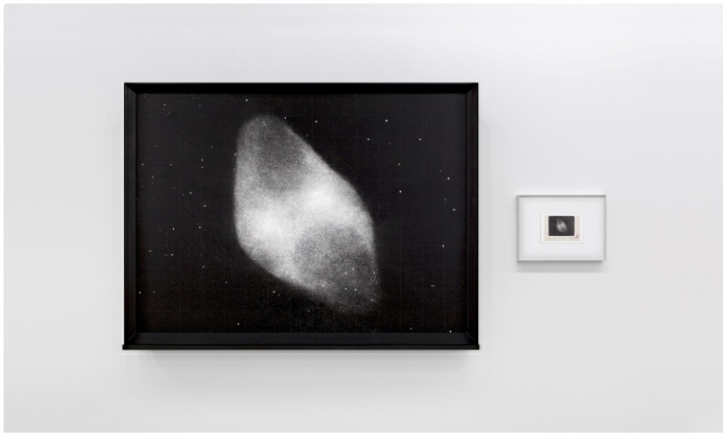


倪有魚, 樂園, 2017, 布面丙烯, 120x120cm, 471/14 x 471/14 in, 圖片提供:藝術家與貝浩登

觀看的距離

倪有魚將展覽名字定為《咫尺千里》，因為他認為從不同距離觀看他的作品，會讀出不同味道。例如，從歷史宏觀地看，倪有魚希望作品有穩定的生命，不會因為議題和潮流而過時；但微觀看他作品的概念，他的作品卻不是穩定的。

他表示，自己深受意大利的「貧窮藝術」啟發，以撿拾廢舊品和日常材料作為素材，用最廉價、最樸素的廢棄材料做創作。這次在作品《塵埃(霧之二)》中，他用粉筆在黑色紙上繪畫星空，在他眼中，空氣和灰塵也是他的素材。「藝術家、美術館、收藏家常常希望作品是永恆的、穩定的，其實哲學上世界沒有東西是穩定的，份子常常在移動。」所以，空氣中的塵埃飄散在作品上時，理念上，畫作是不斷變化的。觀眾甚至可以理解它是一個裝置，而非畫作。



倪有魚, 塵埃(霧之二), 2017, 綜合材料, 畫: 121x160x7cm, 475/8 x63x23/4 in, 原稿含框:31x41cm, | 123/16 x161/8 in, 圖片提供:藝術家與貝浩登

不單是畫家

攝影師 Robert Capa 說過一句名言：「如果你的相片不夠好，那是因為你不夠近。」如果你看完他的作品，然後稱他為畫家，或許他會認為你站得不够遠。他以寫作為比喻，自己往往是先決定寫什麼，再決定用什麼詞彙、遣詞造句，「先有了想法，再決定技法。有些藝術家只會一種語言，只會一種技法，那他只有一類型作品了；我是另外一種藝術家，所以你在整個展覽裏面看到其他的作品，只是用了不同的語言，我有了一個自己的思路和概念，才決定材料。」

所以，畫筆對他來說只是其中一種表達渠道，「其實從哲學的層面而言，所有的東西原本就在那裏，藝術家只是改變了它的形式。從來沒有藝術家製造出新的化學元素，所以只是物理排列的方式不一樣。」在他眼中，藝術家是發現者，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東西，而藝術家核心的工作，是要用自己的方法，引導觀眾看藝術家看到的東西。

像作品《逍遙遊 8》，他從世界各地搜集海岸線，然後串連起來，驟看是同一個海，但其實由不同海岸組成。這種拼貼現成物，衍生新意義的創作手法，源自 Duchamp；他補充，中國畫家畫山水時，也會寫意而不寫景，把記憶中觀察到不同地方的特質，揉合在一個作品中。所以，每一幀照片的風景都是客觀的，但拼起來就成為一幅用影像繪製的畫。



倪有魚, 道遙遊 8, 2015-2016, 攝影拼貼, 含框:20x60cm, 77/8 x235/8 in, 圖片提供: 藝術家與貝浩登

有情緒，但沒有情緒

倪有魚最有名的一種畫畫方法，是水沖繪畫。用理性分析繪畫這個動作，其實就是不斷在畫布上添加顏色；但倪有魚在畫布畫上顏料後，會用不同的水壓沖洗顏料，所以他一邊在添加，一邊在減少。他試過用小噴壺製造細緻的效果，又試過用洗車水管噴出高壓的效果，也試過把一桶水直接潑在畫上。作品留下的刮痕和紋理，彷彿暗示時間的厚度。

看他銀河、樹木這些相當克制的作品，滿以為他的心境肯定是恬靜平和的，但他卻說這種講求手感的創作有不少情緒，甚至有時會很暴力，「只要用到手感，就一定帶有情緒，就好像籃球運動員，情緒會影響他投籃的準繩度。我會把情緒藏在自己創作的過程中，別人在作品中不容易看到，所以作品看起來比較冷靜。」所以，情緒會在他的控制下反反覆覆，「做作品的過程中又有喜、又有悲，不是一天做完的。今天心情好，我做作品；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也做，做的時候我很平靜，但腦袋裏會反思日常生活的事情，所以它會被攤平。」

觀眾也許會問，這種作品彷彿沒有悲，也沒有喜，到底做完後對藝術家自己和世界有什麼意義？雖然作品每個行為看起來都沒有意義，但他相信自己就像廟裏面和尚，在敲木魚這個過程中人是放空了的，就像一滴滴溫和的水，累積起來可以把石頭敲出一個坑，最終水滴石穿。

水可以變成雲，又可以流入大海，有時化成雨，落到觀眾的生命，有什麼影響，或許各人就有各人的造化。

倪有魚 - 《咫尺千里》

Perrotin (香港中環干諾道中50號17樓)